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◆小说世情

◆人间小景

落日牌坊

牌坊的影子一下子拉长了。这是落日时分，徽州大地正沉沉渐渐到来的安静。我就在这安静中，沿着牌坊群，仔细地丈量那些影子。我甚至能看清影子中晃动的人名，和那些若隐若现、终成虚幻的荣光。我伸出手，在牌坊石上摸了摸。落日带去了牌坊的温度，它冰凉，回到了石头自身。再回头看那些影子，更加细长，绵远。而它们努力且艰难延伸的最后，是断裂。影子消失进了徽州的苍茫之中。

许多人感叹。我只是微微地向着这牌坊群，在内心里敬了个礼。我并为了着这牌坊背后的故事，只是为着牌坊所联结的那些人。她们，他们，都早已经烟消云散。牌坊对于他们，她们，意义何在？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所有逝者，都拒绝留在世间的一切。

徽州大地上，曾经是牌坊林立。这同徽州连绵的群山一样，横亘在徽州人的心中。无论是汉白玉的，还是河石的；无论是天子赏的，还是民间建的；无论是贞妇烈女的，还是官绅之家的；他们，她们，都走了。落日中，他们，她们，也不会回头看一眼。牌坊只是符号，解读它们的，永远都是后来者；需要它们的，也永远都只是后来者。

我走过牌坊群，又折回来。落日几乎已经与山顶平行。我得赶在落日的余晖中，再一次听听这些牌坊群所发出的声响，再一次看看沿着牌坊顶，一寸寸流下大地的泪痕。

只有在徽州巨大的安静之中，才能听见牌坊群所发出的语言。这些语言是青色的，同青山一样，同流水一样，同天井里长出的青苔一样。但有时，它们又是红色的，像吹吹打打中的轿顶，又像悬在高屋大梁上的红绸；还像从高墙上那方小窗里射进来的血红的阳光，以及被写进家谱中的那朱红的姓氏……青色和红色交织，在安静之中，缓慢而压抑地叙述着。如果你将耳朵贴在牌坊上，你就会听见：那是真正的民间生活与风俗史，那也是鲜活的人性抗争史，还是像蝴蝶一样，不断飞翔、不断撞击、不断祈求天空的生命史——当然，这些声音不可能被所有人听见。它们不会存在于家谱和史志里，也不会存在于牌坊上一笔一画的描摹里。它们只存在于这落日之中，只存在于你的悲悯与深入之中。

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些牌坊群的荣光。我一直觉得这些牌坊群就是徽州大地上最疼痛与丑陋的印记。甚至是烙印，是瘢痕，是熄灭的烈火，是悬挂的锁链……

牌坊群的影子，终于被暮色吞没了。大地宁静如初。远山更加浓重，近水更加幽深。而从周边村落里新次亮起来的灯光，更加重了这牌坊群的黑暗。我知道，我必须离开了。

对于徽州，我只是个游历者。一个游历者眼中的徽州，就如同牌坊的一角，永远是不完整的，也永远是不理性的。但是，我愿意做个感性主义者，也愿意取徽州一角，来抚摸和感知它沧海桑田的温度。

这样，我就从徽州牌坊群，到了另一个小小的宅院。这处宅院的静，与牌坊群的静截然不同。牌坊群后，是更深的静；而这处宅院的从前，是一个女人充满喧哗与骚动的风流。她甚至无法让人评说，甚至让所有评说她的人都找不到合适的词语。她在时光和历史之中，如同一颗流星——她曾是妓女，曾是外交官夫人，曾是一个城市的保卫者，曾是独居古巷的老姬。她集智慧、美貌、泪水、苦难、不屑于一身。从她离开的那一刻，她就拒绝了这个世界——她不像徽州的她们。她们，为着牌坊而活；她，为着自由而活。

归园。多好的名字。当年，赛金花是准备终老此地的。可是，她终究还是离开了。青山不合春心老。归园只好荒芜。我在归园里行走。想象着当年赛金花在园中的情形，更想象着她在一夜之间悄然而走，从此再未归来。归园，成了不归之园。

牌坊群是静的。归园也是静的。徽州大地都是静的。我把这静揽在怀里，犹如一叶秋日中的浮莲。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我的爸爸是交警

徐全庆

狭路相逢。周日上午，在离学校一里多路的窄巷内遇到汪海权已经让靳良柘吃惊了，更让他吃惊的是，他的两个好朋友李文哲和黄直竟然跟在汪海权的身后。

汪海权的爸爸是警察，专门抓坏人，汪海权的屁股后面就呼啦啦跟了一大队人。在这些七八岁孩子的心中，警察实在太神圣了，很多人的理想就是当个警察。

靳良柘身后也有一队人，因为他的爸爸也是警察。靳良柘和汪海权就成了对头。他们身后的两队人仿佛两个江湖帮派，相互对立并时有摩擦。现在他的两个好朋友竟然站在了汪海权的身后，而且还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，靳良柘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打了一个激灵。他站住，故作镇定地看着他们。

汪海权挑衅地抬起下巴，冲靳良柘喊道：“靳良柘，大骗子，你爸爸根本不是警察，就是个站马路的。”靳良柘感到身体晃了晃，他连忙稳住身体没让自己摔倒，然后说：“我爸爸就是警察，是交警。”汪海权说：“哈哈，他爸爸是交警，交警能抓坏人吗？

交警就是站马路的。”说完，他和李文哲、黄直一起大声喊着“靳良柘，大骗子”，傲慢地从靳良柘身边走过。

第二天上学，靳良柘故意磨蹭着，直到上课铃响后，才匆忙跑进教室。一堂课，靳良柘都没能认真听，他一直在想，下课后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。

昨晚一见到爸爸，他就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别站马路了，你去抓坏人吧。”可爸爸的话让他很失望。什么不方便调整工作岗位，什么交警也能作出大贡献等等，他觉得爸爸就是不敢去抓坏人。爸爸是个胆小鬼，害得他在同学们面前也抬不起头来。靳良柘恨爸爸胆小，也恨汪海权，为啥非要和我上一个学校？

那节课实在太快，下课铃声仿佛重锤一下一下砸在靳良柘的心上。他迅速跑出教室，跑向操场。身后，汪海权带着很多同学追过来，一边追一边喊：“靳良柘，大骗子，靳良柘，大骗子。”

靳良柘转过身，大声吼道：“我爸爸不是骗子，我爸爸也抓过很多坏人。”

同学们都站住脚步。汪海权大声说：“吹



◆草木情深

故乡的草叶盛宴

肖明明

记忆中的故乡，是由一棵棵草叶拼凑而成的。那熟悉的草叶滋味，使幼小的我沉浸在一场场草叶的盛宴中。

祖父是个老中医，天气晴朗的日子，他就会背着一个背篓去后山上挖草药。我和几个小伙伴最爱凑热闹，总跟着祖父一同上山，听他介绍各种草叶的名字和功效。这种叶子呈羽状分裂形态的植物是当归，可以补血活血；那种深紫色的细喇叭状的花朵叫黄芩，作用是泻热解毒。

当碰到一株茎部带尖刺的草时，祖父说，这个叫刺苎，把茎上的刺拔下来，外皮撕开，里面的肉是可以吃的。我们按照祖父说的，一人剥下一截放进嘴里，一口咬下去，浓浓的汁水顿时流淌在唇齿间，青草的本味之中还带着一丝甜味。尝到甜头后，我

们几个小孩沿着那些刺苎生长的足迹，一路拔一路吃。直到肚子被草汁撑得圆滚滚的，才肯下山回家。

那个年代，大多数家庭没有闲钱给孩子买零食。得到祖父的启发后，我们开始在山野间寻找自然的馈赠，紧接着又发现了更多宝藏：有着三角形叶子的杠板归，嚼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很是开胃；散发着迷人芳香的金银花，把中间的花心从底部缓缓拉出来，便能尝到藏在花管里的汁水，清甜的滋味仿佛天然饮料；还有让人上瘾的鱼腥草，它们一窝窝长在树荫下，揪一把叶子放进碗里，用筷子戳碎，再放点红糖水去腥，顿时有了一股特殊的风味。

有一年，我家的大黄狗生了一场大病，不吃不喝好几天，谁知去后山上溜达了一

牛，你爸爸就是个站马路的，凭什么抓坏人！”同学们跟着说：“就是，你爸爸凭什么抓坏人？”“就抓了，他查酒驾时抓了很多坏人。”靳良柘说。

大家都不讲话了，靳良柘发现，李文哲甚至有向他身边走过来的意思，这让他很高兴。可汪海权又说话了：“查酒驾和抓杀人犯、抓小偷能比吗？”靳良柘脖子一梗，说：“我爸爸还抓过两个大官呢，有一个还说要给市长打电话呢，我爸爸照样把他抓起来了。你爸爸敢抓大官吗？”

靳良柘看到，有同学开始向他靠拢过来。靳良柘正暗自高兴，就听汪海权说：“我爸爸也抓过贪官。”正向他靠拢的同学又停下了脚步。“你爸爸顶多查个酒驾，根本不算警察。我爸爸抓的都是大坏蛋，才是真警察。”汪海权说。

这时，班主任刘老师正好从操场路过。她大声说：“同学们，靳良柘的爸爸是个警察，而且是好警察。”

大家都望着刘老师。刘老师举着手机，打开一个视频给大家看。视频中，十字路口，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执意要逆行过马路，一个警察不停地向他敬礼。刘老师说：“这是正在网上疯传的一个视频，这个警察就是靳良柘的爸爸，他一共向那人敬了24个礼，才让那人放弃逆行。靳良柘爸爸文明执法的行为得到广大网友的一致点赞，你们说，他是不是一个好警察？”

“是。”同学们异口同声答道。

“骄杨”何以“不朽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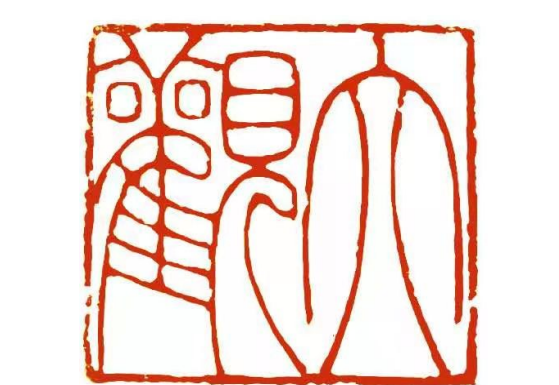
江飞

如果说刘铭传是保家卫国、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，那么，杨开慧则是舍生取义、不让须眉的“湖湘女杰”。尽管此前京剧、越剧、豫剧、湘剧、评剧、话剧、歌剧等舞台艺术对杨开慧的伟大形象已有塑造，但安徽再芬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创排、韩再芬首次担纲导演兼主演的黄梅戏《不朽的骄杨》，却依然迎难而上，另辟蹊径，聚焦身陷囹圄的杨开慧生命的最后四个时辰，以“咏蝶”“绝境”“芳华”“湘恋”“期待”“花放”六个华章，在时空凝缩中高度凝练集中地再现了其短暂的一生，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、“热爱生命，更追求真理”的巾帼英雄形象，礼赞了其坚贞不渝、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，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、革命精神之壮美与黄梅戏写意抒情之优美相交融的美学风格。唐跃称赞其是“红色题材的诗性表达”，王长安赞赏其“豪情弥真，动人弥易”，都可谓中之上论。

“骄杨”何以“不朽”？“夫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）唐人孔颖达在《春秋左传正义》中对德、功、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：“立德谓创制垂法，博施济众。”“立功谓拯厄除难，功济于时。”“立言谓言得其要，理足可传。”简言之，就是要修养完美的道德品行，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，确立独到的论说言辞。杨开慧短暂而伟大的一生，是当得起这“三不朽”的：监狱中，在反动军阀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下，她始终不为所动，坚决拒绝在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上签字，“是人都有贪生念，意志情操重于命。我与润之结连理，不离不弃一生情。”这是对“天寒地冻情不老”的爱情的坚贞不渝，亦是对革命意志和道德情操的自我坚守，此可谓“立德”；舞台上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毛泽东，是杨开慧不惜牺牲自我以保护的不在场的在场者。她拒绝签字，义无反顾地将自己送上刑场，坚守了湘恋二人“信念最相守”的承诺，粉碎了反动军阀的“诱心计”，更保全了毛泽东的革命信心和决心，此可谓“立功”；在核心唱段《静等枪声震天响》中，她发出异乎寻常又铿锵有力的“六枪”召唤，既是回忆自己29年往事的临终遗言，又是激励后人奋进的革命宣言，更是对未来人民得解放的胜利预言。“人啊！一生再短，都应闪光，为革命，润之为我指方向！为了党，静等枪声震天响。”“这枪声震得天发怒，乌云压城怎会有希望？枪声就是雷声的轰鸣，行动起来把旧世界全砸光。”“这声枪响是未来的捷报声，新中国定会屹立在东方，人人平等再也不会受压迫，当家作主美好生活心欢畅。”此可谓“立言”。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真理故，二者皆可抛。”如此立德立功立言的“骄杨”可以说是伟大的，是不朽的。

戏剧是舞台的艺术，是时空的艺术，我觉得此剧最大的成功在于，做到了戏剧时空与舞美设计的完美融合，做到了意象表达的虚实相生。在此剧中，时间与空间的整一与变形、有限与无限都表现得尤为充分。整部戏的主体部分都凝缩在最后四个时辰和一间阴暗可怖的监狱中，这样的整一而有限的物理时空，有利于特定故事情境的营造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塑造，也正是为了后者而开掘出三重变形：一是时间一变再三，从“绝境1930年”闪回到“芳华1915年”和“湘恋1920年”；二是空间一变再三，从监狱闪回到“湖南第一师范校园操场旁”和“某中学礼堂”；三是人物一变再三，由“绝境杨开慧”变身为“芳华杨开慧”和“湘恋杨开慧”。这样的三重变形，借助“收光”“切换”的无缝衔接的无场次演出方式，有效打破了时空凝缩与线性叙事的局限与有限，也打破了物理时空和心理时空的区隔与界限，联通了杨开慧从觉醒到斗争再到牺牲的生命历程，也联通了个体与社会、自我与他者、现实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在践行古典“三一律”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创新和突破。韩再芬在表演时也特别顾及“绝境杨开慧”作为革命者、妻子和母亲的三重身份，把大义凛然、忠贞不渝与舐犊情深的三重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，极富张力，一个立体的、鲜活的、可信的“杨开慧”形象跃然台上。

与之相应，舞美设计上具有鲜明的时空性、象征性与审美性。整体上的方形画框式构图设计，似乎象征着无处不在又无法摆脱的牢笼，给人以视觉上的压迫感和画中有画、景中有景的层次感，尤其是当“三个杨开慧”按照年龄由远及近，呈三角形依次站立，层层画框与层层台阶组合成一个纵深感极强的空间结构，实现了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，时间与空间在一个生命体上铺陈叠加，舞美设计与戏剧时空达到契合，象征意味油然而生。最动人之处在于意象化的审美表达，如序幕“咏蝶”，既是“蝴蝶咏”，亦是“红梅赞”，纱幕上出现的白色蝴蝶在雪花中顽强飞舞，寻找红梅，表意着杨开慧在面对邪恶势力时的沉着冷静、从容不迫，为了红色真理而舍生取义；在尾声“花放”中，压抑窒息的牢房消失不见，一片广阔无垠的旷野展现在眼前，实体平台与虚拟阶梯虚实相接，连为一条通往未来美好世界的天路，死亡如鲜花怒放，如涅槃重生；在《我失骄杨君失柳》的主题曲中，三个杨开慧跨越时空彼此携手，向身后出现的杨开慧的原型照片鞠躬致敬，天幕上的红梅和舞台上的骄杨彼此映照，生命的消逝与审美的重现融合为一，让人不由感叹、缅怀和深思——或许真正不朽的，不是某个人，而是前赴后继的人民，是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！



切磋
周文静
摄

回，病竟奇迹般好了。祖父说，它是去山上找草药治病了。祖父还告诉我们，他们那辈人的生活极其艰苦，吃不上饭的时候，就上山挖野草充饥，这才度过了挨饿的岁月。因此再看那些草叶时，我心中便升起敬畏的情感。不由得又联想到，自己从小到大都很少生病，也几乎从未见过其他小伙伴病弱的样子，一定是草叶也把旺盛的生命力赋予了我们。

不去山上挖草药的日子，我们便争抢着上山放羊。躺在一片草地上，一边看羊群吃草，一边随手揪一根茅草根放进嘴里嚼。有一次，我闻到羊嘴里被嚼烂的青草芳香，便突然想尝尝羊草的滋味，于是扯下一根在齿间试探性地咬一下，又苦又涩，立马吐了出去。偶尔尝到美味的叶子，便立马跑去和其他小伙伴分享，随着我们的不断发掘，各种口味的草叶层出不穷，为我们营造出一场草叶的盛宴。

后来久居异乡，每当回忆起故乡，总要先想起那些草叶的姓名和滋味。突然觉得，自己也成了故乡的一棵小草，在异乡的土地上摇曳着远方的怅惘。只愿微风能捎走我的情思，翻山越岭回到那个我日夜遥望的地方。

月15日还是12月16日转换呢？我第一天上学报名，老师告诉父亲需要填写阳历的生日。但是手边没有农历到阳历转换的表，老师教父亲一个简单的转换方法，就是将农历日期加上1个月就变成阳历对应的日期了。于是父亲就把我的生日填上了：1973年1月15日。

生日不确定，在我小时候倒不是什么问题，因为那时家贫，吃个饱饭都是问题，认真真过生日是不可能有的事情，所以我对父母、弟弟、妹妹的生日都记得不准确。作为长孙，我享受到了弟弟和妹妹没有的待遇：我生日这天（腊月十五），奶奶会给我煮个鸡蛋，然后让我藏在门后吃。为什么藏在门后吃呢，奶奶说这样会长命百岁，但是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怕其他的孙子和孙女看到，因为没有鸡蛋给他们过生日。

我的生日具体时间考究了很多年，腊月十五（阳历1月18日），腊月十六（阳历1月19日），甚至腊月十四（阳历1月17日）都曾经作为我的生日庆祝过。为了解答孩子的疑惑，我说那以后都用1月15日作为我的生日吧，统一认识。

菜。菜地不大，但足够为一家人提供蔬菜了。村子有四个水塘，东头的一个水塘是做饮用水的，其他的池塘洗衣服、洗菜，夏天则是小孩子的天堂，可以随时泡在里面避暑。我十来岁时这些水塘慢慢变浑浊了，开始是不能饮用，后来不能洗衣服和游泳，最后慢慢淤死了。原因是在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，农民大量使用化肥，池塘中流进了非常多的氮磷，水体就富营养化了。池塘水不能饮用后，家家就开始打水井。

我出生是在腊月十五子时，这个是农历的说法。子时相当于现在的23点——1点。那时候没有手表，不知道准确的出生时间。将农历转换成阳历的时候，到底是按照农历的12

◆信笔扬尘

生日的故事

詹新民

今天我和孩子抱怨，为什么不记得我的生日，却记得朋友的生日？孩子说：爸爸，您每年过生日的时间总在变，我不知道应该哪天给您过生日呢。孩子说的是实话，因为我真的不能确定自己的生日。

我出生在怀宁县詹家大屋，整个村子都是詹姓。家谱记载，詹姓祖上是从江西省搬到怀宁县的。詹家大屋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，村前有水，村后是小丘陵。四周是水稻田，可以种双季水稻。丘陵有旱地，春天插山芋，秋天种小麦。家家都有自留地，用来种蔬菜。我家的自留地在一个小河边，离村子大约两里地，菜地里种的都是应季蔬菜，春天有莴笋、黄瓜、四季豆、豌豆等，夏天来了就是辣椒，茄子和瓠子，冬天是菠菜、韭